

# 興大憶往

在約莫二十年前的中興大學，學校面貌不同於今日這般。那時樹木很多有的已很老，可以想見設校之初種了不少，成群成片的。其間，老師、學生及各執事人員穿梭其中。年復一年，學生來了又走，老師老了，樹木長大了，歲月之後，都成一種很好的景緻。很美的一種風景。

那時同現在一樣，因為中興大學不是名氣頂尖的學府，它又以農起家，因此進來的學生都不是聯考的拔尖者。之中，有大嘆懷才不過虎落平陽者。均抱著此地只是過渡，或許明年重考，或轉學至更好的學府去。當然亦有安之若素者。一二年之後那些想走的也換了學校，而留下來的也都莫名其妙喜歡上這兒的環境。一種很好的、素淨的、綠鬱的、安祥的氣氛。

就在現在的學生活動中心及惠蓀堂之間，有兩個院落。按著惠蓀堂的是教師單身宿舍。靠著活動中心的是舊女生宿舍，廢了改為學生社團辦公室。兩個院落都是三合院，都有一個大天井，裡頭各有幾棵高大的樹。各屋前是一條長通的長廊。這兩個院落在那時都已屬報廢，隨時可拆了重建。正因為光陰在此已游走了

一大段，一種安閒自在的氣氛遂時時從這二院落中散出來。尤其夏日的黃昏，在蟬唱和西北雨之後，空氣中隱隱沁出一種泥土和樹木的味道。坐在長廊前，任沉靜的暮色，轉成涼涼的夜色。彷彿歲月的流光，在此都靜緩下來了。

那時文學院方剛建好不久，庭木亦是新栽。恰巧與這二院落成了不同的風華。文學院三系的學生為這以農起家的學府注入清新的氣氛。空氣裡彌漫著新年裡才有的小孩穿新衣的喜氣。

外文系的學生景從在家煮牛肉麵、談學問的施老師。一種理想與生命迸發的力量，讀書與才情展現的景觀。在在呈現一種誰也不明白，卻都感受得到的一種風動。如同和他們談論黑格爾和康德般地青澀，卻又熱情的讓人不容懷疑的一種氛圍。有人開始寫了文字。將年輕的才情、初攪動的生命作一種無法抵抗的投射。飲酒、好談論、寫詩、小說、散文、成了不可或缺的內容。戲碼雖老，依樣動人。彷彿魏晉的名流。好像此刻不如此，立刻枉少年。

而中文系也流傳著百谷師的傳奇：老莊之徒不講道家的學



問，卻傳授著孔孟的經典。三小時的課程往往只說明一個問題，還嫌不夠。學生們已不知如何去面對這思想的層層精確和綿密。然卻也在這似懂非懂之間，開拓了自身生命未曾有之奇。啜飲了中國文化中最甘醇之醴泉。開始有學生受不住生命被提起撥動後的衝動，像新生命降生後渴求營養那般，鼓足了勇氣去敲老師那像「聊齋」的宿舍的門。師生對坐至深夜、至凌晨，方才驚覺此刻現在。這慧命相續的輻射，照得你有無所逃於天地間的感覺。全異於課堂的風景。直摧促著生命的發酵與轉化。卻又像四季對待院裡的庭木一樣，不期然間的抬頭，已是一片新綠。

社團院裡的國畫社與書法社，性質相近，互通得最頻繁。那時不成文的規定：書法社由中文系的同學主持。然而字練的最勤，寫的最好的，卻往往不是中文系的學生。也因為這樣才演出那階段誰都不自覺的一場精彩戲文。水保系的黃健中、環工系的林文昭、中文系的陳欽忠、林鑽恣，按著次一屆外文系的安蘭莊、土木系的歐陽鴻勳，再來中文的陳進賢、石美玲、及林清慧，接下森林系的陳永正、農藝系的許中華等，均是此間之佼佼者。而當時畫社以林文昭為始，無人能出其右，貫穿書畫兩界，又少修邊幅，燒一手好魚，十足的藝術生活者。有中文系參加國樂社拉胡琴的徐滄麟，稱他為文昭公，叫久了變成文騷公，最後竟簡稱為騷公。眾人一致認為：騷公與林文昭實在太適配了。

之間；穿梭於書畫社的，也有不寫字、不畫畫，或少寫、少畫，卻喜歡那種談閒扯淡的流光，時常成為座上客的。像騷公的

同學吳明志、中文的鄭旭彥、徐滄麟、林建宏、范振國等。另有農教農機系，人稱神農的吳永堂，甚至繼騷公之後，入住畫社，掌廚一方，佔山為王。

院落裡；從早晨至黃昏，人來人往。芒果從開花至結果。騷公上樹之後，照例有酸的芒果青吃。書法社隔壁的口琴社裡，那對戀人也從大一相扶持至大四。女孩腳不方便，就在他們大四畢業後的暑假，男孩整理行囊，安撫妥當，然後將女孩扶上機車，在午後院落的蟬唱聲中離開。那一幕彷彿是個完美的句點，悠悠地教人讚嘆。

彼時；夜間部大部分在文學院上課。滄麟工讀文學院，亦佔據一小間工具室兼書房、宿舍。於是，夜間部下課後，他便是文學院大樓的總管了。夏夜裡尤其靜好。十時之後連散步的情侶都走了。諸人便常聚於幽靜的文學院，聽胡琴奏江河水，或馬思聰的小提琴，或談論新詩的文章和書。當然，還有眾人青澀的愛情和憧憬。尤其在月圓之夜，移座庭前，四周寂然，滄麟奏起二胡，或有水保系僑生勞思蒙者，善各種國樂器，偶攜來啤酒，亦加入之。復共飲於銀白月光之下。月色如皎，我影尤酣，實一大風流樂事。

各自的生命在發酵成熟。是什麼？像什麼？都說不上來，只是隱約之中，各人都在成形自己，追尋自己認定的方向。似薄霧中的朝陽，不清晰，卻都可感到前方的光和熱。青春無悔，聽著民歌，也批判著民歌。讀孔孟、老莊，緊關心著中國文化的前途。

杞人憂天哪！而百谷師卻常悠悠地說：「我從來不擔心。死的都是該死的。民間如土壤，春風吹又生。那時，你才知道什麼叫可大可大。」他老僧入定，八風吹不動。我們年輕不更事，心浮氣燥。今日讀唐君毅、牟宗三，明日讀徐復觀、錢賓四。甚至，滄麟、建宏、神農，因讀錢先生國史諸書，心有戚然，互相戲稱國史命。進而拜謁錢先生於外雙溪之素書樓。至後，錢先生過世，三人相偕至其靈前上香，心存其意。這幽幽暗暗的心情，竟也這樣絲絲縷縷地綿長不絕，都中年了。

日子；在百谷師宿舍門的開闔中延續著。話題，已從嚴肅的安身立命，到成家立業，仰上俯下。師亦戲謔她笑說：『當年我「懷道不遇」，與你們「懷愛不遇」，說是：「異病相憐」，如今，你們兒女成群，只遺我依舊「抱病自憐」了。』「被褐懷玉，遁世無悶」，「孤獨而不寂寞」，仍是百谷師攬鏡自照之容顏了。路過台中，或專程至台中，去敲百谷師宿舍的門，會隨著今年百谷師的退休而成絕響。歲月荏苒，風景已殊，興大的校園二十年來變化亦大。樹木少了，建築物多了。場景的變換本是平常，然對某些人而言：百谷師才是興大最後的風景。

神農述於民國八八年西元九九年百谷師六六壽辰教職退休前夕。



（作者為農教系六十九年畢業校友）

